

首獎

作品：我的愛人總是回憶不起來 得獎者：吳國源

吳國源，一九六八年生，台灣台中縣人，新竹師院美教系畢業，現任台中縣外埔國小教師。曾獲中縣文學獎、南瀛文學獎。作品曾入選九十一年詩選。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的鼓勵，讓那些我原本以為模糊、隱逸的詩句，彷彿有了臉孔，並且找到了自己的投影。而我也將如常地在我那無人知曉、幾乎被世人遺忘的自然村野中，持續沉澱、思考，愉悅地讀詩，寧靜地寫詩。

感謝我的父母、妻子，以及周遭所有的人、物、景、地，他們都是我寫詩的養分和動能。

我的愛人總是回憶不起來

我的愛人總是回憶不起來

她在哪個日子看上我，她擔心我

會不會使用相同的騙術

引誘別的女孩

我的愛人曾經帶著監視的眼睛

尋找我，像在尋找一隻沒有被命名的生物痕跡

是不是有一種她看不見的背叛

像花粉，在空氣中幽微閃爍

有一種撫觸，像少年指甲的尖刺

循著夜晚的寂寞隧道，駛進

並輾磨疏鬆鏽蝕的腰桿

我的愛人以蜉蝣的低吟訴說鯨體的傷痛

睡著，仍醒著白日的武裝

醒著，卻睡著夜晚的惡夢

我青梅竹馬的愛人總是回憶不起來

我們曾旅居在太平洋的隔壁

窗戶底下的潮水帶來各地的樂音

那是從未停止流浪的蹄聲

踩過她被鹹鹹海風潤溼的身體

太陽在她胸口的兩座熱帶小島升起每一天

薔薇的朱唇，吻上她初戀的羞顏

我的愛人總是回憶不起來

我們挖白蘿蔔提燈籠，衝撞黑暗

小小的燭火

照亮我們心底貧窮的村落

我們的虹

在那兒架起滿空的星斗

我的愛人是不是可以靜靜地睡著，像

躺在沙灘上的貝殼一樣舒緩，像二十年前一樣

她磨牙的聲音彷彿正在啃噬花生糖

她偶爾會翻身輕歎，從夢裡

吐給我一隻魚鰓著嘴的笑容，從背後

丟給我一隻章魚黏稠的擁抱

我的愛人總是回憶不起來

那個和她一起衰老的人到底是我

還是我的複製品

我的愛人總是凝視那個

她永遠到達不了的遠方

在很久很久沒人抵達的海岸

岩礁仍像跪了天荒地老的頑固膝蓋

向大海乞婚，索討沒有承諾的承諾

我的愛人總是回憶不起來

我們屋後的樹林裡

斑鳩在薄暮裡取暖孵蛋

我們在颱風過後撈撿漂流木

築亭架屋

漂流千年的檜木

依然在海上

飄香

評審意見

戀人絮語

◎向陽

以流暢輕快的節奏，寫人間的戀情，這首詩透過類似歌謠的語言，長短句間歇運用，營造出一種纏綿的情調，讀來有此情綿綿無絕期的悽美與蒼涼感覺。而這正是此詩所要表達的主旨：戀人絮語，絕不嫌多，也絕不厭倦。

這首詩在結構上以「我的愛人總是回憶不起來」為全詩主調，在修辭上採取綿密的疊句疊詞，不斷複沓，並進而修補敘事過程中因為意象跳躍而導致的情境斷裂。首節「帶著監視的眼睛／尋找我」、「睡著，仍醒著白日的武裝／醒著，卻睡著夜晚的惡夢」，生動寫出年輕戀人的癡迷、善妒；次節則寫熱戀的回憶，「太陽在她胸口的兩座熱帶小島升起每一天」，意象用語熱切而大膽；第三節則寫老來對於愛情和生命都已老去的不捨；第四節追憶天荒地老的愛情，表現兩人曾經像斑鳩一樣「取暖孵蛋」、「築亭架屋」的美麗回憶。最後的結句，宛如終曲，在短短三行中戛然停頓，使前四節的美麗回憶和熱情更添餘韻。

本詩的情境營造、意象選擇，也頗有可觀。作者善於從生活中選取意象語言，諸如「小小的燭火／照亮我們心底貧窮的村落」、「丟給我一隻章魚黏稠的擁抱」等鮮活語句的陳述，都使本詩在悽美與蒼涼之後，別有浪漫情致。